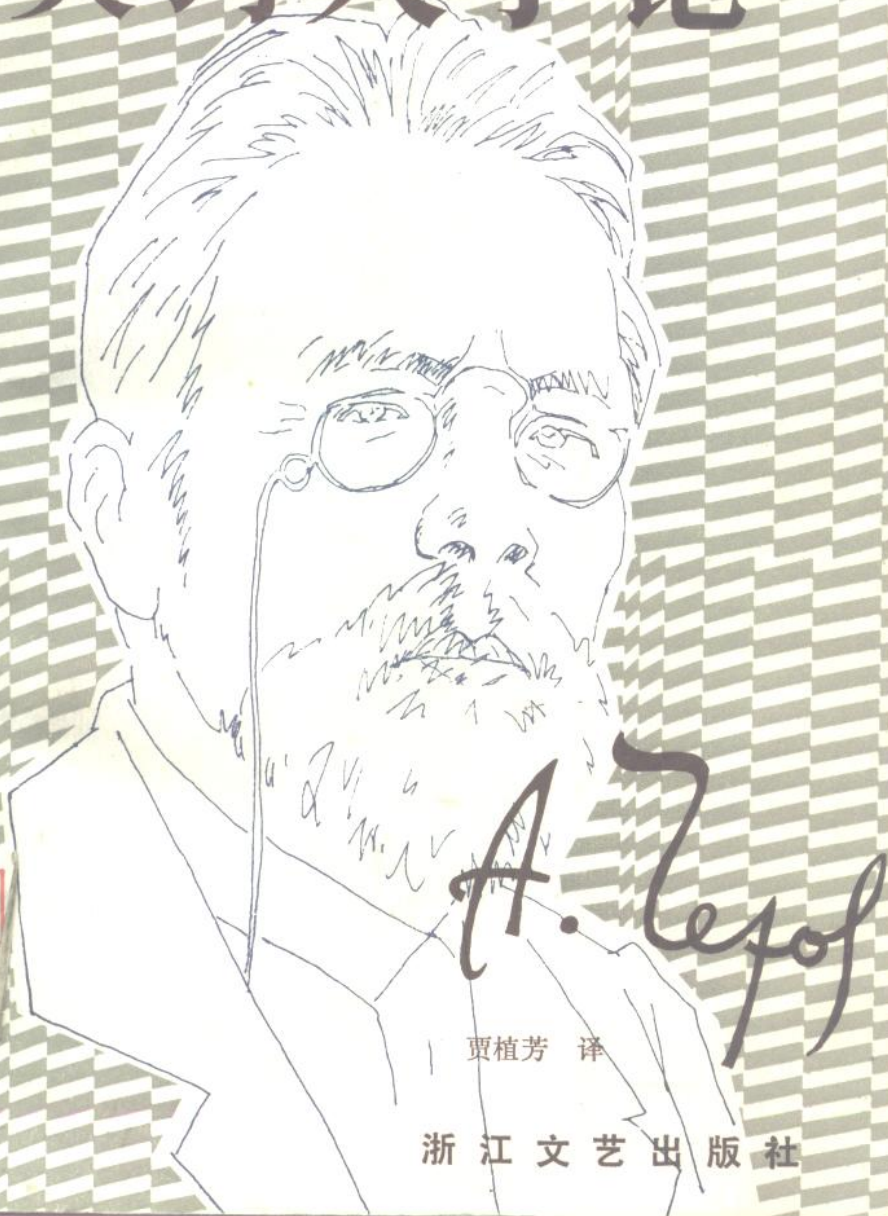


契诃夫手记



贾植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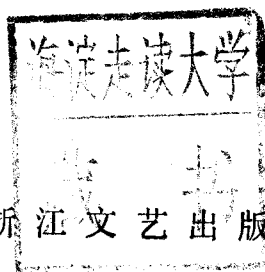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K835.125.6
JZF/1

契诃夫手记

(增订本)

贾植芳译



封面设计 俞雄伟

责任编辑 刘微亮 沈念驹

本书主要根据东京创元社1938年版神西清的日译本和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契诃夫全集》第十卷译出

契诃夫手记 (增订本) 贾植芳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3 字数181,000 印数22,501—28,550

1983年11月新一版 1985年2月第二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69

定 价: 1.10 元



A. Zepol

新 版 题 记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我过去的译品，1953年5月曾印过一版。转眼之间，到了1955年，我突然地离开了书籍、工作、友谊、家人等等，被送入我在青年时期曾经三度进出过的地方。岁月不居，几经辗转，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当我重新生活在党的阳光下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内找到了这个译本，就象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了一个老年人的泪花。我望着译本里印的契诃夫像，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这句简单明白的话，曾被当作金玉之言，它启发了我，又支持了我，使我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走了过来，象一个人那样地活了过来，我是多么感激他啊！

在1954年，就是这个译本出世的一年多以后，我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本小书的学习心得，这是读书札记一类的东西。在这次修订这个译本的时候，我记起了它，从图书馆尘封的旧报纸堆中找到了它，自己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有些意思，就提起笔把它重新抄录了出来：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他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谈到契诃夫的创作时说：“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印象？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警句和比喻？他根据什么铸造在俄罗斯文学中他那独一无二的精美的语言？他对任何人也不谈，他从来不提他的创作方法。据说他身后留得有许多手记本，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在那些手记本里找到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

库普林所说的这些手记本，终于在契诃夫逝世后，由契诃夫的夫人克宜碧尔加以整理，在1914年出版了。这是研究契诃夫的一种财富。

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没人能比的艺术家的契诃夫，首先是一个伟大而纯洁的人。他由于热爱和关心生活，对人生自觉的责任感，有把当时生活“翻过来”的要求和信心，所以他的敏感力是从他的高贵的社会责任心来的，这样他才写了他的手记，进而写了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创作而去写手记的。或者说，他写手记，是为了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刻些，清楚些，抓住生活中的突出特征，整理自己的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些要求，他才勤恳地写下手记。

因此，据库普林说，契诃夫劝告作家不要在创作上光靠手记过活，“要靠记忆和想象”，创作不是照抄生活，当然更不能照抄手记本了。在他的创作里，利用手记上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诃夫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当中并自觉地为人民

服务的人。他为自己的医生身份自豪。他送给高尔基的一只表上刻着“契诃夫医师赠”。他关心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由于在生活中自然地熟悉了人，养成了他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所以一提笔就能简洁有力地深入到人的本质中去，不仅写出人的性格，而且活画出人的灵魂。他写自己的手记，进行得认真而严肃，并不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处跑，不加思索地记一些浮面的东西，马上把它变成“创作成品”；或需要写什么了，才临时东奔西走地找个模特儿来，照抄到作品里去。我想，这是他在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他的手记，每条都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是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但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它们是些美丽的精致的花边，是经过深刻地提炼后的产物。

他的手记，只记生活中成为特征和突出的部分：衣服头发之类的细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在进入创作时自己生出来的。

契诃夫在手记里所记的东西，不仅是看到和听到的事物，还有他所感到和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所记的属于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是经过他的感受和思考才记下来的。它们又都是一律从所谓生活的密林里提炼出来的。

在他的手记里，另外还有抄自书本里的东西。就是说，有读书杂抄之类的东西。契诃夫有渊博的学识。这说明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契诃夫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模范。

手记所用的语言，一如他的创作中的语言，是日常的语言，简洁而朴实，富于诗意，如“天下雨了”之类，用得很自然，正象人在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从来不按修辞学的规律浮夸地去写什么。

契诃夫的手记，正如他的作品，色彩鲜明而简洁。他能用朴素的笔触一针见血地透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无论是对话、记事、人物、情节、警句、题目，都是富有特征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东西。它们独立起来可以当社会杂文读。

契诃夫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它的重要价值，正如高尔基所说：它们是对生活的鼓舞和热爱。他用人民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了庸俗和罪恶还在占着胜利的时代，同时也预祝了善和美胜利的时代。

契诃夫对伊凡·蒲宁说：“人得不怜恤自己地去劳动。”对于这个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忠实而正直地完成了自己人生责任的劳动诗人，对于这个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的作家，我们是永远敬爱的！

我那个旧译本，主要是根据日本神西清的日译本转译的，它出版于1938年，是个订正本。另外也参照了S.S.Kotelia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出版于1922年的英译本。这次重印时，我原来依据的这两种文字的译本，早已不翼而飞，不知流落何处去了。临时借到S. S. Koteliensky 和 Leonard

Woolf 合译的英文本《契诃夫手记与高尔基的契诃夫回忆录》(The Note-Book of Anton Tchekhov Together With Reminiscences of Tchekhov by Maxim Gorky, The Hogarth Press 1921), 我又据此作了一次校改, 有些条目并作了较大的改动; 由于江礼暘同志热情的努力, 又由他找到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刊行的《契诃夫全集》第十卷的印文, 作了一次校对, 并补译了一些注文。由原文校勘的结果表明, 日译本较英译本译文严谨和忠实。在两种译文中, 有些意义相反的译文, 也借此得到了核实。

这本《契诃夫手记》, 是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备忘录, 契诃夫夫人在1914年整理出版的印本, 显然是经过严格选择的, 它本身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价值。此次重印时, 我请江礼暘同志选译了收录在《契诃夫全集》本中不见于旧刊本的若干项有文学和社会意义的条目, 作为《补遗》, 印在书后。这样, 这本契诃夫的文学备忘录, 内容上就更为丰富, 显得更完备了一些, 使译本生色不少。为了使译文的风格和语言尽可能求得协调和一致, 这部分译文由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校订工作。

旧译本的两则《附录》——契诃夫妻子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写的《契诃夫的临终》和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写的《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二文, 也仍然附在书后。我当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 我的藏书早已荡然无存, 一时又无处找到原书, 只好作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校改, 当作纪念品留在这里。当时为译本写的《译者前记》, 那里面也向读者交代了些东西, 所以仍然保存下来, 也算是敝帚自珍的意思吧。

贾植芳 1981年3月中旬在上海

译者前记

这本小书是契诃夫死后，由他的夫人，俄国优秀的演剧家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经手整理出版的。无疑地，这本小书的出版，为研究契诃夫的人们贡献了一种财富，因为它是契诃夫创作成熟期的作品的索引，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名作的影子来。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练习写作的人，这是一种可贵的帮助，——如何把生活的现实表现为艺术的真实，就是说，作家带着自己的目的意识性，如何认识生活，把握生活，描写生活的过程，从这里可以获得一些借鉴和参考。从这本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如何以他的庄严的人格力量和乐观主义，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黑暗反动的俄罗斯现实中，坚信着人类美好的明天的形象，——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片言只语中所闪烁的、根植于崇高的道德心灵散发出来的作家的智慧的光芒，以及那深刻的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力量。

《手记》，这是契氏在他的严肃正直的生活中随手记下来的瞬间的感触，将来作品的腹稿，速写，也包括了他的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录的拔萃。《手记》的时

间，是从1892年到1904年，也就是他从库页岛旅行回来的第三年，即写了名作《邻人》、《六号病室》等那一年起，到《樱桃园》上演那一年，即他死的那一年为止的期间。这是他在创作上最成熟的时期。

另外，在契氏所遗的手稿中，发现了一包题为《题材·凝想·杂记·断片》的稿子，内容一如《手记》，年代也大致相同。

这些笔记式的东西，契氏看得很贵重，他把它当做特殊的笔记本，其中大部分写得都很工整；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过的部分，他都亲手把它涂掉了，至于在作品中变化了样子而使用过的部分，则仍旧保留着。感谢编纂者的周详的努力，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这个笔记的全貌，例如《三姐妹》的台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契氏创作过程之一斑。

《日记》部分则是从1896年到1903年的东西，即是他写了《我的生活》，发表了《海鸥》那年起，到写了《新娘》、《樱桃园》那年为止的期间。这里译出的部分只是一个抄本，但是内容和体式和前两部分酷似，联合起来加以研究，更可以较深入地看到契氏的生活和文学风貌。

译文所依据的主要是日本神西清氏的日译本（东京，创元社版，1938年刊），是个订正本。神西清氏是日本优秀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也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对于屠格涅夫和契氏都有独到的研究著作。一般评价，他的译文还算严谨。另外，也参照了S. S. Kotelie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英译本，这两个译者合作所译的英文版俄国文学著作，在我们也不算陌生，但好象是一个人口述一个人执笔那样的合作者，译文和日译本比较起来，不仅在篇幅上少了一些，而且内容

上也有些差别。一般地说，英译本不如日译本细致、完整，有的意义则恰巧相反，这两个英译者好象采用的是意译的办法。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凡是两种译本有差异的地方，都反复斟酌，加以取舍，大体上是依据日译本译的。《日记》部分，为英译本所无，完全是根据日译本译的。注释方面，英译本较少，所以大部分是来自日译本，至于译者自己所加的注释，则都加以标明。

这本书俄文初版本的出版期间，是1914年，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三年，契氏死后的十年。译者曾到国际书店去找过原文本，但不可得，所以现在只好暂以这个转译本为满足了。

关于两个附录，也是为了前述的目的——认识契氏的生活和创作过程，临时译出加进去的，一篇是契氏夫人的著作断片，一篇是契氏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Михайл П. Цехов）在革命后的1923年写的，米哈伊尔写过一本契诃夫事迹，是一本研究契氏的很好的著作。这两篇译文，是根据 S. S. Koteliansky 和 Philip Tomlinson 所辑译的英文版《契诃夫生活和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Tchekhov, Cassell & Co. Ltd., London 1928）一书译出的。这里面还有米哈伊尔写的另一篇《契诃夫与戏院》，因为怕篇幅太多，所以不加进去了。

这是一本难译的书。对于在翻译过程中为我解决疑难的朋友们，谨在这里致谢。译文中不妥当的地方，还希望读者和专家予以指正。

译者

1952年9月末在上海

目 录

新版题记·····	I
译者前记·····	VI
手记·····	1
题材·凝想·杂记·断片·····	93
日记·····	109
补遗（江礼暘译）·····	125
附录一 契诃夫的临终·····	231
附录二 契诃夫和他的作品 中的题材·····	233
附录三 契诃夫年谱·····	243

手 记

1892年——1904年

人类把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天，他们还以为争斗是人生的主要东西。

所罗门希求智慧，是一个绝大的错误^①。

世间普通的伪善者装做鸽子的样子，政界和文学界的伪善者装做鹰鹫的神气。但是，万不可在他们的鹰鹫神气面前惊慌失措。他们并不是鹰鹫，只不过是犬鼠之类罢了。

① 在契诃夫的遗稿中，留有他亲笔书写的所罗门独白：

所罗门(独白)：唉，生活是多么黑暗啊！就连我在儿童时代所害怕的夜间的黑暗，也比不上现在这种使人弄不懂的生活那样黑暗得使我害怕。上帝啊！您赐给我父亲大卫的，只不过是把文字配上声音，配上琴弦，来歌唱您和赞美您，把悲怆之情唱得悦耳动听，引动人们的眼泪，或是赞赏美的才能；但您为什么要赐给我这种折磨自己的、难以安静的、饥渴的心灵啊？我象出生于污泥中的虫豸一般；我生活在黑暗当中，绝望和恐惧使我战栗；我看到和听到的每件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为什么这是早晨？为什么太阳要从寺院背后升起，并把棕榈树染成金色？女人为什么这样美丽？那鸟儿要急急忙忙地飞到哪里去？那鸟儿和它的子女以及它们匆匆飞去的地方，如果也要象我一样要化做尘土的话，那么，那样的飞翔可是为什么？唉，我要是没有生下来，要是上帝没有给我生上眼睛和思想，象一块石头那样，那才好哩。我想使自己的身体在夜幕降临时疲劳下来，昨日，我象个普通的脚夫般地在寺院里搬了一整天的石头，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夜间，我还是不能入眠。……再去睡下去看罢。福赛斯对我说过：要是心里老是想看飞跑的羊群，一股劲地想下去，不久就会意识朦胧地睡着的。我来试一下吧。……(退场)——日、英译者

所罗门(希伯来文 Shēlōmōh)：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王的儿子。在位时是以色列王国最强盛时期。《圣经·撒母耳记》称，所罗门智慧过人。《圣经》中的《箴言》、《雅歌》相传是他所作。——中译者

比我们①愚笨和被蔑视的是所谓老百姓，行政当局的划分是纳税的和免税的两类。可是任何分类法都不妥当，因为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人民的事业。

只要摩纳哥王 (Prince of Monaco)②有着赌盘，那么劳役犯理所当然地可以玩玩纸牌了。

伊凡③虽然能够谈一套恋爱哲学，但不会恋爱。

阿辽沙：“妈，疾病把我的头脑弄昏了，现在我好象回到孩提时代：一会儿求神保佑，一会儿哭泣，一会儿高兴……。”

哈姆雷特 (Hamlet)④为什么要为他所梦见的死人的鬼魂而奔忙？闯入生活本身的鬼魂不是更可怕吗？

女儿：“毡子的长统靴可不合适。”

父亲：“不错，很不象样，边上不缝是不行的。”

父亲因为害病，不能叫他到西伯利亚去了。

女儿：“爸爸，您一点也没有病。哪，您瞧，您不是整齐地穿着外套和长统靴吗……”

父亲：“我真想上西伯利亚去。在那儿，手里拿着钓竿，

① 契诃夫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当指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而言。——中译者

② 摩纳哥：法国东南海岸的一个公国。世界有名的赌城蒙特卡罗就在这里。——同上

③ 伊凡：泛指俄国普通人，以至有“俄国伊凡”之说；契诃夫之兄即名伊凡。——同上

④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同上